

(下) 書 報 社 譯 目 每

動活際國的派基斯拉托

行 發 社 報 譯

托洛斯基派的國際活動

目 錄

頁 次

到叛變之路(代序)	Ernst Fisher (1)
托洛斯基在墨西哥	Joseph Freeman (16)
托洛斯基派在西班牙	
一 在西班牙與法西斯奸細托派份子作鬥爭	H. Ion (111)
二 馬克思統一工黨的眞面目	George Soria (四 1)
三 托洛斯基派効忠叛軍佛朗哥	George Soria (四 六)

托洛斯基派在法國.....	Meinert (六八)
托洛斯基派在奧國.....	A. Shoenan (七八)
托洛斯基派在美國.....	Earl Browder (八五)
托洛斯基派在中國	

一 日本間諜的代理人.....	(1) Pravda (2) Tang Shin She (九五)
二 海參威華僑中的托洛斯基派.....	Gueng-rhen Bao (104)

附 錄

杜威委員會「審查」托洛斯基案的真相.....	(二三)
編輯後記.....	(一四)

到叛變之路（代序）

Ernst Fisher

托洛斯基匪徒首領們之受審判，已給法西斯軍事計劃以強有力的打擊。希特勒與日本軍閥失去了同盟者，這些同盟者是以容易勝利的前途來蠱惑他們，並竭全力加速戰爭的爆發。千百萬人士都已懂得，最近所已揭破和已防止的這種危險，在當時是多麼重大而且又是多麼迫近的；他們已經確信反蘇聯的陰謀，事實上也就是破壞和平、禍害全人類的陰謀。

戰爭的挑撥者，各色各樣的法西斯蒂，對於其同謀者之受審判，曾發出瘋狂的吠聲，這是當然的；法西斯蒂又曾企圖辯護其已被指斥與被判罪的助手，這是當然的；他們使人相信這些罪犯的口供似乎不合事實，且表示其對托洛斯基及其血腥匪幫之同情。法西斯報紙發表托洛斯基的東西；奧國法西斯「祖國戰線」社出版一本所謂托洛斯基

的話的小冊子；反革命方面會追悼「老布爾什維克」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皮塔可夫等，這同樣也是當然的。這種種一切都是當然的。糟糕的，就是以反法西斯蒂自命的人，第二國際的負責人，竟跟着法西斯蒂隨聲附和，且有時沿用這些詞句和「論據」來反對蘇聯法庭而贊同這些犯罪作惡的人。

而且他們利用下述一點，即許多純潔人士，因未曾深知這次案情，而對這些駭人聽聞的罪行驚異莫測。以前純潔的不壞的小資產者曾有很久時間不肯相信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野蠻殘暴，而今日誠實的民主主義者，正同從前一樣，亦是不敢仔細看看托洛斯基反革命罪惡的真相，況且這種反革命還裝出「革命」的樣子（而德國的反革命，也曾有很久時間自稱為「德國革命」）而且並不是各被告一開始就是反革命份子，他們也和極大的叛徒如墨索里尼、皮爾蘇得斯基、麥克唐納等一樣，並非向來都是反革命者。固然，皮塔可夫、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素來就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但布爾什維克黨，在某一個時期內，曾稍微信任過他們，並以極大的容忍心，給過他們一種可能，去消除

他們積年的錯誤與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蘇聯共產黨早已看清了這班人的道路，這條犯錯誤的道路，不正確傾向的道路，反對列寧與斯大林政治路線的道路，然而在這些叛徒可怕的罪孽尚未被鐵證揭露以前，仍然還認為這班動搖的人並非完全不可救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許多誠篤的民主主義者，並不知道托洛斯基反革命份子演進的長遠的道路，這條已把托洛斯基份子引入最可怕的孽海的道路。這許多人只是看見這條道路最終的一段，因此他們就難以相信托洛斯基份子竟可以墮落到如此駭人的地步。

俄國革命——尤其是從一九〇五年起——已給國際工人運動以莫大的影響。可是國際無產者因受了陷入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之影響，而對於俄國革命的基本的和爭論的問題，只得到一種不詳細又不正確的消息。歐洲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當時知道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的鬥爭情形，列寧與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托洛斯基等人的鬥爭情形。他們實際上是同情孟什維克，當托洛斯基稱列寧為「亞洲人」時，他們也同意托洛斯基，可是他們同時又宣稱俄國人「內部」的事情，對於西歐沒有什麼意義。他們

不會推測到，這個所謂「內部」鬥爭，按事情本質說來，就是爲了整個工人運動命運的鬥爭，列寧，就是英明的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鍛鍊過武器，只有用這種武器，世界無產階級才能獲得勝利。而西歐的羣衆在當時只是偶而從他們領袖方面聽到這些後來震動了全世界的人名。

突然，一切都變了：一九一七年，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如巨大風浪一樣起來了，而幾十個一向不熟悉的人名，也都深入了歐洲工人階級的意識之中。而日益上昇與顯揚地高出其他人名之上，便是列寧的名字。社會民主黨曾企圖污損這個名字，可是終歸徒勞。而列寧的名字，對於社會民主黨工人羣衆就是旗幟，那怕他們在當時還不肯接受共產主義。他們對工人階級最偉大領袖之本能的愛戴，無論如何造謠污蔑是不能消滅的。不僅如此，一切與列寧的名字並提的人名，都增加了光彩。工人第一次聽到這些人的名字；工人對於他們的過去完全不知道，可是他們既然與列寧的名字並列，既然他們已被革命潮流帶出來了，於是工人也就相信他們了。

而他們往後的演進却爲國外許多人士沒有看見，因此托洛斯基的墮落便引起數百萬人之驚異莫測，而這數百萬人只是從偉大無產階級革命時期起才知道托洛斯基的名字。托洛斯基份子走向叛變與反革命的道路，對於這許多人是朦朧的，只是這條道路最終的一段，才對這許多人明晰地顯現於這股殺人匪徒受審判的十分顯明的過程之中，布爾什維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在歷史上的道路實未爲人人所知道，而這種不知的缺點，就使資本主義國家中許多工人，在托洛斯基主義的墮落真象突然呈現於他們眼前時，就十分驚異，以致不能了解這個可怕的真相。

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善於利用了這一點：同是這班人在列寧生前污辱毀謗列寧——現在却出來抱不平替「列寧的老戰友」與「老布爾什維克」來辯白，並扮作保護人的角色。

這些人有意地，無恥地造謠，他們以前也採取現在攻擊斯大林時所採取的一樣責備及詛咒的辦法攻擊列寧，可是他們知道列寧對於工人，對於一切工人，都有至高無上

的威信，所以他們就想爲自己反革命的目的來利用這種威信。任何一個人，只要稍稍懂一點布爾什維主義歷史，若聽到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忽然被稱爲「列寧的老戰友」，那只有付之一笑而已。托洛斯基曾在孟什維克黨的隊伍中過了幾十年生活，而列寧在當時即對這個黨進行不調和的鬥爭。這個所謂「老戰友」一向就反對列寧和列寧的政策，這個所謂「老戰友」在一切緊要關頭，都勾結過列寧的敵人，這個所謂「老戰友」步步都是祕密反對列寧的。

「列寧的老戰友」就是如此，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却替他們編出許多動人的故事——其實這是經常反黨的暴徒們、逃兵們、叛徒們的「老戰友」。他們曾企圖瓦解黨，他們曾作反對列寧的勾當，因此列寧的黨曾處罰了他們。列寧曾用以下一段話來形容托洛斯基：「這些東西的特點就是昨日歷史的遺物，俄國工人羣衆運動尚在睡眠時那一歷史時期的遺物。」列寧曾警告過這些「老戰友」中的每一個人，說假如他們不改變自己的不正確政治方針，那麼，他們總有一天會墮入反革命的營壘；他曾警告他們大

家，因為他在一個決議案裏指出任何一種反黨鬥爭，結果一定會使人一貫走到反革命的營壘。他們繼續了反黨鬥爭，而這種鬥爭結果就一定不易地把他們一貫引進反革命的營壘中去了。

必須揭穿這些駭人罪行的政治根源；假使還要探討各罪犯心內的發展，直至他們腐化墮落到可怕的深淵，那就是多此一舉了。在每一個革命運動中，除戰鬥的羣衆，與思想很堅定的幹部及偉大的創業者——羣衆領袖外，——還有一些粗率的野心家，和各種各樣的冒險投機的份子。在這裏也有放蕩不羈的文人，他們反對一切秩序；在他們看起來，革命只是大「紛亂」（無政府狀態）而已。這裏也有渴想當政而不惜孤注一擲的賭痞，他們力圖由無名者而升上光榮與偉大的地位。這裏也有着迷的人，他們只知道仇恨，他們所抱的慾望不是建設新的世界而僅是造成政變而已；他們不願引導人民走上新的生活與文化的高峯，而只願向世界不公平的制度復仇。整個社會在每一革命前夕的崩潰，就產生許許多多的脫離階級的冒險份子，沒有骨頭的人與着迷的人。這班人就

形成各種反革命營壘最活動的幹部，可是其中一部分人，在他們還未找到適合其反革命天性的道路時，也暫時混進革命的營壘之中。在每次革命運動中都有過叛徒，而目前叛變範圍之所以如此巨大，就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有偉大規模之故。像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等人這樣的叛變，從來就沒有過，而這樣廣大的階級戰爭，也是素來沒有的，正如法西斯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從前也未曾有過一樣。

我們想找的，不是心理的特點，而是這班叛徒所共有的政治特點。他們踏上叛變之路愈走愈遠，其所根據的基本政治方針是什麼呢？

他們大家都不相信羣衆；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創造力，也不相信農民的革命作用。他們大家的特點，正如列寧關於托洛斯基所說的一樣，他們是昨日歷史的遺物而踏進革命的時代，是羣衆運動尚在睡眠時的遺物。他們的特徵是他們大家都竭力反對列寧與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他們不肯承認民族自決權，照他們的意見，各民族還沒有發展到自已解決自己命運的時候，照他們的意見，必須有外力來監護各民族並牽着他走。托洛斯基

基及其同夥對於農民問題的立場也是他們的特徵。列寧與斯大林相信農民羣衆的革命力，他們二人知道，工人階級，只有在其與農民羣衆結成兄弟的戰鬥聯盟的條件之下，才能建立其領導權與獲得勝利。而在托洛斯基及其匪徒看來，農民只是反革命的下賤東西，他們認為可以用槍砲鎮壓下去的下賤東西。

列寧感覺到自己對俄羅斯民族實有深切的愛戀。他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者曾以本民族自豪，像季米特洛夫在萊布齊審判時提及自己的民族而表示自豪一樣，而托洛斯基及其獵狗，却不相信俄羅斯工人階級的力量及其與農民的聯盟，不認為牠能領導革命運動，不認為牠能以自力建成社會主義。最後，他們的特徵，便是：托洛斯基及其夥伴從來沒有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民主的內容，他們以少數人專政之反人民的主張來對抗絕大多數人對少數剝削者與寄生蟲的專政。托洛斯基曾主張實行殘酷的專政對待俄羅斯人民羣衆。季諾維也夫曾想用黨的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這樣證明他們不僅曲解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曲解黨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及其對羣衆與階級的關

係。他們既然不信任羣衆，也就不信任革命民主的力量。

他們一方面輕視勞動羣衆的革命作用，與不相信社會主義，而另一方面却重視西方資本主義，他們觀點的結合，便是如此。列寧精深的學說，如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我們正處於資本主義腐化墮落的時代，——這種學說是他們素來所沒有領悟的。在他們的腦海中，總是時時映現着考茨基所發明的「超帝國主義」及布哈林所發明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之幻景。這種對資本主義之不真實的估計，已產生了最嚴重的惡果；假如認定資本主義還未轉入腐化的階段，認定牠還能發展到較高的形式，那就無異認定資本主義還是進步的、先進的力量。照這樣看來，法西斯主義就不是正在腐化與崩潰的資本主義最反動的份子之統治形式，而是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之統治形式了，即是說，比較資產階級民主制是有些進步和先進的。從這個理論出發，必然要走到聯合法西斯主義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地步。托洛斯基主義已將這條路走到底了。反對民主，反對擁護民主，反對擁護民主的人民戰線，而擁護法西斯主義，——這

就是托洛斯基份子所走到的最後的地步。

不相信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對資本主義的估計過高，又表現在於托洛斯基及其匪徒再三提出意在恢復資本主義於蘇聯的要求。這個「左的」托洛斯基（無論什麼，在他看來，都是不十分「革命的」）一九二二年，他提議准許工業方面各種企業與托拉斯將自己的財產，連固定資本也在內，抵押給外國資本公司，以便得到借款；他當時主張「資本主義監督」蘇維埃經濟。這個反革命的提議遭受了斯太林的嚴厲的反擊，斯太林當時對托洛斯基說：

「假如是說的這樣真正資本主義監督……那末，我就應當聲明，這樣的監督，在我國現在是沒有的，當我國無產階級還存在，我國還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這樣的監督是決不會有的！」

布哈林、皮塔可夫、索考里尼可夫等人，在各種不同的時期，也曾擬定一些與此類似的提案，這種提案，在基本上是和孟什維克的綱領相符合的，孟什維克的首領唐思在這

些年內，竟要求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同時他補充說，假如蘇維埃政權不用和平方法實施資本主義，那末資本主義就會憑着流血與暴力的手段而恢復起來。這樣看來，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決不是托洛斯基陰謀份子的新穎的，意外的綱領；實質上，這是老的綱領，不過他們把牠迎合自己反革命鬥爭的新條件罷了。

輕視羣衆，重視資本主義之結果，就使托洛斯基及其信徒宣稱不能在一國內——即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主張投降，主張恢復資本主義於蘇聯，主張使蘇維埃政權「適應於」資本主義世界。同時，托洛斯基及其同夥，就繼續一貫發揮其孟什維主義的綱領：他們用盡一切方法反抗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他們進而與資本主義世界實行勾結以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他們和法西斯主義實行聯歡以圖靠戰爭來實現自己的計劃。

反對列寧、斯太林的黨的鬥爭，就一定不移的使他們走進反革命的營壘。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在國內戰爭時，曾聯絡白黨軍隊，聯絡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干涉的軍隊，現

在托洛斯基份子也像他們一樣，聯絡法西斯主義了。當他們在反革命陰謀方面，已經不能指望在蘇聯得到任何羣衆的幫助，當富農階級已被粉碎，而勞動羣衆在傾心於社會主義方面之時，他們，托洛斯基份子，就澈頭澈尾投入了希特勒的懷抱。他們從未能憑良心和無條件地來承認說：我們的方針是不對的，我們這一局棋是已經下輸了，而斯大林與黨是正確的，讓我們來糾正我們的錯誤，來誠心合作去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吧！他們寧願聯結蘇聯最兇惡的敵人，寧願全靠戰爭全靠公開反革命。

大多數托洛斯基份子，在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即力求農業經濟集體化，力求社會主義勝利的最緊張的巨大鬥爭的年代，恢復反革命的積極活動，這不是偶然的。在這些年頭內，斯大林本着對羣衆與社會主義勝利之堅決不移的信心，本着無比的鎮靜及其信仰中的精力與力量，進行了自十月革命以來最偉大的戰鬥，並在這個戰鬥中獲得了勝利。在這個戰鬥期中，凡一切不信任羣衆的人，凡一切懷疑派，低能兒及機會主義者，又都離開了正道，拋棄勢將沉沒的（按照他們的意見）船，想法逃命，而跑入別一個

營壘中去了。在這些年頭，托洛斯基又招集他的舊系在自己的週圍，並將他的舊系與反革命的一實力一勾搭起來。他們叛賣自己的階級與國家，希望這樣能保證自己的前程並攫得政權以便恢復資本主義。這些可憐的懷疑派與懦夫，就成了可憐又可惡的罪犯。

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的某些敵人，現在却想使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相信，托洛斯基份子似乎是真正的「革命者」。好一班「革命者」啊，這些托洛斯基主義的陰謀家！在全部革命的過程中，無論在那一個緊急關頭，他們總是表現恐懼和動搖，他們總是不相信有勝利而心灰氣沮。他們總是主張「適應」資本主義。他們每次當列寧、斯大林與黨實行果敢的轉變而邁步前進的時候，總是驚呼道：「這是不行的！我們會被顛覆！應當回頭，否則我們就會滅亡！」他們每次當需要加緊一切力量去克服困難的時候，總是着手爭吵、反抗、暗中搗鬼、瓦解力量，增加困難。他們——當其乘着內部困難而實行種種投機的行動已經破產之時，當社會主義在工業和農業中已完全成了既成的事實之時，當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已融合成爲一體的社會主義人民之時，當那在蘇聯境內找